

六月的夜

杜米屈里烏著
成時譯

平明出版社刊

150

近代文學譯叢

六月的夜

• 杜米屈里烏著
成時譯

平明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十月初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版 5001—10000 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書名	Nights in June
原著者	Petru Dumitriu
原出版者	"Rumanian Review"
	No. 5. 1949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五七弄五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五千五百元
* [文學・藝術] [定價頁 178]

六月的夜

三個人——老人和他的兩個兒子，用鋤頭在搗麥桿四周的土塊。老賽助矮矮胖胖，穿一件長的粗麻布襯衣，露出了他的黧黑的多毛的胸膛。賽助的臉，給多年的夏天的炎熱和冬天的風雪弄得也是黑黑的，長滿了灰白的鬍子，幾乎一直長到他那不停的雲着的小眼睛和打皺的眼皮邊。他的手掌厚實，手腕崩着青筋，可是他的前臂和手背上的皮膚隨了年紀愈來愈薄，愈來愈乾枯。老賽助單穿那件白麻布長襯衫，襯衫長年沾着塵土變成了灰白色，戴一頂翻起的窄邊草帽，他的跟泥土一般粗糙的赤裸的腳伸出在寬大的麻布褲子下面，他正在耙麥桿。他努起了厚嘴唇，蹙緊着臉，嘴角上現出筆直的僵硬的皺紋。他的還很健壯的手抓緊了發亮的鋤頭，懷着無限的耐心地將厚鈍的鋤頭邊翻起

的一塊塊的土加在麥桿根上，在麥桿中間爬滿了南瓜的葉狀的鬚莖。老賽助氣忿忿的亂耙着麥桿四周的土，一句話也不跟他的兒子們說，也不抬起眼睛望他們一眼。

他們在那幾塊零零落落的地的遠遠的一頭工作，那地正給田野和地平線圈在中間，賽符在右面，另外一個孩子靠近路邊。他們的破舊的衣服，由於陽光和騰起在田野上空의塵埃變了顏色，叫他們成了稻草人的模樣。他們彎着腰，作着同樣的永遠不變的動作，將他們的鋤頭打在碎裂的土塊上，太陽曬得地都乾裂了，成了灰色，不過等到第一陣雨下過後，地又變得肥腴起來，光閃閃的帶着藍黑色。

賽符，年長的一個，比他的父親還要結實，滾圓的肩膀，粗脖子。他也比老人黑；他有發光的頭髮，厚嘴唇和昏暗的眼睛，一隻眼睛的下眼皮翻了下來，在眼球下面突出了一小塊濕潤的血紅的肌肉。賽符的樣子老像是在發怒，倒並不是因為他的爆出的紅眼睛。他的怒氣有着更深的原因，他是對某一個人發的。然而他那使他臉色陰沉的怒氣跟他在麥桿四周穩實的一塊塊的鋤着泥土的耐心甚至溫柔，顯得出奇的不調和。

還有一個兒子，愛符，年紀輕一些，身材瘦長，有着安靜的臉和陰暗的眼色，他的思想像是飄到了離田地遠遠的地方，地裏麥子長得有膝蓋一般高，長劍似的綠葉朝着天邊隨風來回的搖擺。

人們分散在田地各處，一點一點的白衣服是女人在光潤潤的碧綠的麥田裏刈草。大理石般的雲彩在藍色的天空上幻成山嶺、深淵、城市、教堂和尖塔的形狀，還有的像一羣猛獸似的停滿天邊。雲色的陰暗以及從多瑙河不斷吹來的清風叫老賽助抬起了眼睛。雨又要來了嗎？這是一個涼快的日子，一個多雨的月份，一個潮濕的夏季。雖然炎夏快要過去，從多瑙河那邊吹來的清風卻像在三月裏。田野緩緩斜下去，一直斜到河邊，河岸上疏朗朗的栽着白楊和楊柳。

賽助最後望了望他的兒子，他的眼裏露出了氣惱的不滿。賽符恨恨的盯着愛符，愛符正對着空蕩蕩的大路上遙望。他們兩人都站着一動不動，忘記了抓在他們手裏的鋤頭。賽符看看背向着他的愛符，又不時掉過眼睛去望天邊路的盡頭處，沿路栽的

一排白楊就從那兒伸展過來。賽助只看見他的兩個兒子的後背，但是用不着看他們的臉，他就知道兩人都是一臉等待的神色，賽符的臉上另外還流露着一種人們平時總是隱藏起來的感情。賽助恨恨的在牙齒縫裏咕嚕：『等着……等着……有一天你們會自相殘殺的……該死……』

他的怒火中燒的眼睛遇上了賽符的，賽符正用他的網滿紅絲的眼睛望着他。賽助又用鋤頭鋤起地來，一面磨着他的掉了牙齒的牙齦。他受不住賽符的那種目光。賽符這時也俯下身子耐心的、動作機械的鋤着小塊的土。

愛符倚靠在他的鋤頭上，眼望着空虛，沒有留心到在他背後發生了什麼事情——事實上，也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他站在那兒，儘目望着，等着，然後他又抓起了鋤頭彎下腰去。

奧杜爾是個寬臉龐厚嘴唇的孩子，一個愚蠢的滿懷信心的微笑給了他一身孩子

氣。他和他的馬並肩的在一行一行的麥桿中間走着。他的臉不帶絲毫聰明相，老是一副自滿的樣子，老是在安詳的天真的微笑。然而在他心中現在有一種像針一樣細的思想在騷動，這些思想也像嚙下去的針一般刺着他的靈魂。他身邊的胖馬的發光的皮膚在這天下午的涼風中抖着。他聽見他的馬的呼吸聲，有時還覺得一陣暖氣吹到他的手臂上。馬拉着刈草機，翻起了麥桿四周的肥沃的泥土。他的岳父司開保走在他後面，照着刈草機，司開保有着方方正正的身子，一個又大又圓、頭髮蓬得短短的腦袋上戴着他的草帽。奧杜爾戴一頂扣在頸項上的軍帽。他知道得很清楚司開保怎樣走的：彎着腿，肩膀在攔腰圍着的一根皮帶上面左右搖擺。奧杜爾笑了，打着抖，肚裏狠狠咒罵着他，嘆着氣。他厭惡地吐口口水，他厭惡他自己，也厭惡他的岳父，甚至厭惡全世界。司開保這些時候交上了壞運，他現在只能緊緊皮帶，自己刈草，再也不能雇個人來幹活，好讓他做他自己的事情去，像在從前他有着上百萬家私的時候一樣：手插在皮帶上，在那個多瑙河上的城市裏閒逛。奧杜爾緊蹙着臉，在馬身上抽了一鞭子。司開保在後面說話了：

『不要抽牠，牠拉得好好的……』

連他的聲音也變得軟弱無力了。百萬家私失去以後，司開保真變了不少。他不再是從前的那個人了。幣值穩定以來，他一直害着病痛，好像他的力氣給抽乾了似的。

『喂，你怎麼踩在麥子上！你有了什麼事，打着盹嗎？』

司開保的粗暴、氣惱、急迫的聲音冷不防的從沉思中把他吵醒過來。奧杜爾的耳朵紅了。他把馬推回到田溝裏，往前趕着。他恨恨地又吐了口口水。正在他想到這個老頭兒怎樣給人家打倒的時候，司開保又發作起主人的威勢來……

靠着麥田，苧麻正在普照的陽光下生長，陽光在麻田裏，快要滿溢出來。這樣麻田浮面的顏色顯得深了，底下的葉子卻閃着鮮豔的、清新的、透明的翠綠色，像是一泓活水：一泓充滿了光澤和流動的陰影的潭水。

過了綠得耀眼，在風中起伏波動的麻田，便是一畝玉米田，那個雇工，密海拉，正在那兒刈草。密海拉是一個黑得像烏鴉一般的孩子，粗糙的臉，嘴張着，眼睛老是注意地望着

什麼，好像他自己沒有思想似的。他是個矮胖的傢伙，穿一條說不上是哪個年代的兵士的褲子，一根皮帶縛在他的瘦瘦的腰間，褲管在腳踝邊已經磨破了，拖着線。他脫下了那件破舊的軍官穿的大衣，丟在地上。奧杜爾聽見司開保在囁咕：

「快快的幹……請魔鬼給你上點兒勁……你不想快快的幹……對不對……」

奧杜爾知道老頭兒在數說那個雇工密海拉。他得意地回過頭去看司開保，司開保對着他說起來：

「看，那個傢伙，你就是在他背後放火燒了全世界，他也只是像你一樣沉着的不慌不忙的回過頭來望望：你看他那樣兒，動都不動一下……」

密海拉挺起身來，他在玉米田裏腰部以上全看得見。田裏是一片輕柔的閃動着的光彩，正像夏天照在穿過柳葉間的陽光下的湖水。他怔怔地不知望着什麼。司開保發了脾氣，正想吆喝一陣，又突然改變了主意咕嚕着說：

「自然……你在等，你也在等……」

奧杜爾沒有問密海拉在等什麼：他知道。他弓起了背，埋下頭，牽住了韁繩帶着馬往前走。他也不時偷偷朝路邊那列白楊樹望一眼，他明知司開保看好了他，可又管不住自己。他不像密海拉那樣，眼光中帶了希望眺望着大路，他心中祇有煩惱、害怕和疑惑。奧杜爾也明白他的岳父知道這事，而且也一樣在等，如果他回過頭去，他便會看出他的面色變了，好像有一隻陰暗的翅膀在上面掠過似的。他的眼裏滿含着神祕的恐懼；神祕，他故意裝的那樣，否則他怕有人會在他的屋子裏或者在他面前說出了大家在這近千畝的田地裏，靠在鋤頭柄上，究竟在等些什麼。

從多瑙河飄來的雨雲現在像一座雪山似地停留在天空中。陽光射過這座雲山的縫隙成了一支支的光柱，然而牠們又給別的濃雲吞沒了。

在這些空氣的凝結體和夕陽的光輝下，在田野裏的一塊高地上，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工作。男人穿一條便褲和一件毛茸茸的羊毛上衣——因為多瑙河邊時常刮來

一股涼氣，一陣冷風。他戴一頂給塵土和油垢弄成又像藍色又像淡紅色的帽子，帽子前簷翻起，就像孩子戴的軟帽一般，帽子下面的一張給歲月 and 貧窮侵蝕得乾癟了的臉，他的顴骨高聳，兩頰上刻滿了苦難的皺紋，可是他的嘴老像在要微笑，他的小小的明亮的藍眼睛十分安閒，幾乎是寧靜的。

女人在他身旁翻着地。她的頭上包了一塊黑頭巾。她穿上羊毛的紮腳套，爲的要擋住太陽的熱氣。他們一面在還沒有長熟的麥桿中間蓋着土，一面緩緩地往前走，男人不時停住，向遠處白帶似的大路上凝望。女人便在遮住了她的鼻子和嘴的頭巾後面說：

「烏左，你在望什麼？」

她望也不望他一眼，繼續挖她的土。他不回答。她把一小塊翻起的土蓋在一根麥桿上，又說下去：

「你跟他們有什麼干係？」

男人還是不說話，他作他的活，好像全不會聽見似的。女人拍拍他的肩膀：

『上帝不許你到那兒去加入他們那一夥，你聽到沒有？不然的話，你再不用想見我了。我會頭朝下的跳進井去。不在乎你笑……』

她一鋤頭搗碎了一大塊土。

『我沒有笑啊，』烏左並不看着她，平心靜氣的說。他說完了又翻土，兩人肩並肩的在彎彎的麥葉中間向前移動。

突然他又抬起了頭，用他的褐色的厚實的粗糙的手罩在眼睛上。他默默的一動不動的對那片大路上揚起的塵霧望了好久，這片塵霧愈來愈近了。

那片塵霧從遠方，平原邊上，疾馳而來。伊拉列一下午就一直在等牠，他不止一次地歇了手，望着空蕩蕩的天邊，他就那樣緊張而焦急地望着，他的心中彷彿長出了一根絕望的芽苗，一根鋒利的毒刺。

伊拉列是個瘦長的人，健壯而活潑，頭髮難得短短的，有着瘦削的面頰和下巴。他的

面龐富於表情，因為塵埃、不剃鬚子和病痛的緣故，顯得又瘦又黑。一對藍眼睛透露着永恆的悲苦和一種奇怪的悔恨——悔恨他怎麼生到這個世界上來？悔恨他怎麼還活着？他自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的眼睛在默然探索些什麼。

現在他就等着看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事情會發生的，這他相信；不管司開保怎麼說。他常去看司開保，找他閑談，每次當他問他的意見怎樣的時候，司開保老是不聽他：他們怎麼會成功？誰都不喜歡他們，像躲癲瘋病人似的躲着他們。然而他，伊拉列搖搖頭，他一點不想隱瞞他的聽天由命的絕望。他相信他們會成功。司開保卻不明白，那時他給自己的願望遮沒了眼睛。但是伊拉列看見過他們有多少人，其中有的堅定果敢得好像他們不是人，而是一夥年輕的豺狼一樣。司開保便告訴他：「真的？那麼，親愛的伊拉列，千萬不要讓人家佔了先。在那一大片從前是伏伏里奴將軍產業的草地上，他們會幹的。那個地方，中間的一塊是一九四五年土地改革的時候他們分給你的。現在他們就把你的田地加上麥子和一切收了回去……是的，甚至連你人和其他的一切……」

『不，不連麥子……』伊拉列咕嚕道，他的眼睛顯得更悲哀了，透露的苦痛也更深切了。『也不連我自己……』

這位富農抬起了他的嵌在厚厚的腫眼皮裏的小眼睛，帶一點嘲笑問伊拉列，聲調中有着一種平常沒有的親熱：

『怎麼，你打算怎樣？你要……是不是？』

伊拉列搖了搖頭，嚴肅的並且含有責備的意思說：

『不要笑，親愛的伊里，這關係一個人的命……你不要看得這麼平常，這是罪過……』

他走了。伊拉列是個心平氣和的人，他從不管閑事，看見人家聚在一塊兒，他也從不提防。他有氣度，也沉着——簡直太有氣度，太沉着了。他常聽司開保說話，回到家裏，他的臉上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來；可是他心裏卻亂得很，思前想後，也許還打定了他的主意。

現在他站在他的麥田裏等着，麥桿給風吹雨打都彎了腰。他想事情可能平穩過去，他希望能逃過這一關，好親眼看他的麥子送進穀倉裏。但是看哪！他準見不了他的麥子。